

岡本韋庵『支那遊記』翻刻（その二）

有馬卓也
真銅正宏

十一月一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一日。早發將到洛陽、知府將贈詩余而留余、且李葆和以購旅具移時、不果行。午前欲觀花樹、遊于東門外花鋪。無足怡眼者。護送官隸、在傍頗陳不壳。蓋不使余遠行、而欲歸也。今天着洋服而出。又欲觀余者、充車四方。或先或後、或觸擔水者撒於途上、或擔器者視車中。撲人頭者極多。皆相笑而不置。兒童專喚掌櫃的、尾車來。或立路傍、觀演劇者、為一道。雜邏騷亂遮途。驅車至花樹店閉門。忽攀四壁、累々駢頭。或踰壁來。留之不聞。突如使余為奇觀。遂疾驅入城內歸寓。察城中況狀、雖無茅屋不見宏麗屋。人家多破壞者、街路無砂磧、紅塵漲飛、撲鼻口。殆近北京景況。氣風總如浮薄。此日使李葆和買汴縐上好者二丈七尺。其価九塊半。又買百合五十余箇。其花色如黃金。¹此最賞之云。此夜陝西盤屋²候補知某來、筆談移時。某本江蘇³。隨父移住此地久矣。會父喪歸鄉云。某尤誠實。勸余淹留。此地有禹治水宅址、及宋太祖龍亭遺蹟。去而可觀云（5—32）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一日。將發到洛陽、知府欲贈詩於余。且李葆和購旅具移時。因不果行。午前觀花樹于東門外花鋪。無一足怡目者。護送官隸、在傍屢陳不壳。不欲余遠行也。今日洋服而出、人來觀者尤夥。先車走行、不知脚下有何物。或觸擔水者覆水於地、或擔諸器視車中。撲人頭鼻、大声相笑不置。兒童相呼、如稱掌櫃的者、尾車來。立路傍觀演劇者、亦皆為之回顧騷動雜邏。至花樹店閉門。則忽攀四壁、累々駢頭。或踰壁來。留之不聞。甚可厭也。遂疾驅入城、歸寓。行察城中況狀、雖無茅廬、不見宏麗屋宇。⁴往々葢瓦崩落、上生草。街路無石、紅塵飛揚、撲人鼻口。髣髴北京。此日使李葆和買汴縐上好者二丈七尺。此夜見陝西盤屋⁵候補知某、筆談移時。某本江蘇⁶。隨父住此云。為人誠實。勸余淹留。曰、此地有禹治水時、所住故址、及宋太祖龍亭。去觀可也（5—32）。

一月二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二日。早起。促李葆和、給一元乎護余官隸四人。給半元乎店人、聞此地之風俗。自濟南、偷薄而淫侈懦弱者多。然向余直不要錢。因之觀之、如知廉耻。又曰淫侈、婦人妄不接人。敢無可厭狀。婦人投兩足於地上箕踞者、皆同風而非深可咎也。七点鐘、發車北行十四五丁。至市街。有池。東西凡一里、南北可十町。深不可量。中央有沙堤。広可二間。自南至北、界池為二。龍亭乃在其北。從沙堤直達其下。亭地東西一丁半、南北四五十間。南方有門。大可五六間。從門至亭、兩旁有瓦壁。入門有左右瓦屋。庭中有三層門。其中門長十余間。瓦壁厚可一間。中央穿窓。方二間。有兩端龍頭之飾。門内広庭、廻廊左右。正面有真武殿。大可六間。中置真武、左右立石仏。有道士守焉。殿前有石磴。高三間、広二間。中有一石。多画龍形。真武殿後即亭在処。高五六丈。疊煉瓦如懸崖。從殿後登焉。上有亭。黃屋而二層也。其高三丈、長可十四丈。亭前後有石欄。左右稍低。三面築女牆。亭中置太祖像。停立四望、西北直接城壁、人家不多。東南人家櫛比、連綿不絶（5133）。風景極絶佳。東池中有玉皇廟。西池亦有一廟。不知為何廟也。去而出西門。有茶店・割烹店等。頗殷賑。然人家不多。李葆和買物未至。待良久。時店中奏樂。剝羊豕不斷而煮。興行。盖供神明者、即特豕特羊之牲也。則雖可謂牲牷豐備、然不可為普通法也。指西而行。沙地甚多。有不耕処。村落亦罕。二十町許。有二三十家。為故城堤。又三四十町。有長堤。

中有數家。踰堤愈沙地、耕田最少。但見榆柳・楊柳繁茂。地勢有高下。此地距黃河三十町。方河水漲溢、即深至三十尺、人民苦之云。又行三十町許。至太怕庄休焉。時午後一点鐘也。又行。地勢如初。過韓庄。板橋二村。乘月光至中牟。有二村。各三十家許。及過中牟、悉耕田而無沙地。樹木相望。中牟以南有小河。為小黃河。広二三間。有橋。其深不可知。中牟城周七里余。人家千余戸。此夜土人聞余到、來觀者多。不堪煩閉戸。即呼看々不止。余怒逐之。相踏籍而倒者無數。中有一人盛服而來。問之官吏也。問人家數。惟曰、多而不知其數。其人問余之國名。故曰日本。又問曰、日本是國名乎（5134）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二日。早起。給銀一元于官隸四人護余者、半元于店人。聞土俗、薄於濟南。且淫侈懦弱。然見其不要錢。殆非無廉耻者。其婦人亦不妄接人。但婦人着袴、投兩足於地箕踞者、与他処同而已。七点鐘、發車而北。可半里。出市街。有池、東西里許、南北十町。深不可量。中央沙堤、広可二間。自南至北、界為二。龍亭乃其北。從沙堤直達其下。亭地、東西一丁半、南北四五十間。南方有門。大可五六間。自門至亭、兩旁有瓦壁。入門左右有瓦屋。庭中有三層門。其中門長十二三間。瓦壁厚可一間。中央開門。方二間。上用瓦葺之。兩端飾龍頭。門内広庭、左右回廊。正面有真武殿。大可五六間。中置真武、左右立羅漢。有道士守焉。殿前石階、高三間、広二間。中央磴、大石平滑。石多画龍形。真武殿後、即亭所在。高五六丈。

用煉瓦築成。嶄然或設階級。皆甃石画龍如前。從殿後登。上有亭。黃屋二層、高可三丈、長十四丈。亭前後、皆石欄。左右稍低。三面築女牆。亭中置太祖像。立而望西北、直接城壁、人家不多。東南人家櫛比、連綿不絕（5—33）。風景絕佳。東池中有玉皇廟。西池亦有一廟。稍久而去。自西門出。茶店・割烹店等相屬。頗殷賑。然人家不多。時李葆和購物、待久不至。見店中奏樂。輿猪羊而行、剝全身皮煮之。蓋特豕特羊類、供神明者也。自此西行。沙地高下、往々不毛。村落亦罕。可二十町。過一小村。又三四十町。有長堤。其下數家住焉。踰堤益多沙地。不毛高下不一。榆柳繁茂。地距黃河三十町。方河水漲溢、深至二三十尺。往々產塩。構土屋三四尺。其傍平土灑水。人民生計困苦、性情亦不涼云。又行三十町許。至太怕庄、命午餐。時午後一點鐘。又行地勢如初。過二小村。乘月光至中牟。無沙地。樹木相望。中牟南十町外、有一小河。為小黃河。広二三間。架橋。不知其深。中牟城、周圍七里余。人家千余。此夜土人聞余至、來觀者甚衆。不堪煩閉戶。衆叩戶、呼看々不止。余怒逐之。相踏籍且倒。中有一人盛服來。見問之則官吏也。問人家多少。惟曰、甚多而不知其數。其人問余国名。書曰日本。其人曰、日本是国名乎。余曰、然。子為官吏、而不知日本。何迂也。其人默而去（5—34）。

一月一三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三日。早起而発。土人來觀者數十人。問官渡城。曰、無

城。有橋。距此八里。又問堯舜廟、無知者。有一人曰、堯廟在西北四十里。舜廟未知焉。又行見孔子廟於街衢傍。前面高壁無門。壁之央鑿凹形。縱橫鐫花紋。左右有門。廟者列三字、屋上高峙龍鳥形之瓦。又建陶鑄柱。高二三尺。上置獅子。出中牟、地勢如昨。坦裏有如岡阜者。土性如山東。頗膏腴、耕耘至尽。行一里半許。有十家。為十里舖。又行十五六町。有數家之村。又五六町。有四十余家。為馬天舖。又二十町許。有十余家。為二十里舖。更行一里半許。有七八百家。為白氏街。午前休於白氏街。逆旅大異山東。飲食清潔、無卓上塵埃堆。或倚卓可書字。想如存昔時之雅風。又行二十町許。有三百余家。為仙橋。又十五町許。有三十余家。為大王家庄。又二十丁許。有數家之村。其西有三百家。為蒲田。更西一里。有八十余家。是為小店。其稍西有二十三家。為二十里舖。又十四五町。左轉而行。二十町許。有四五十家。為十里舖。過此路傍有屯台潰跡。其側有凹疊瓦者。圍可一丈。其狀如墳而列五六。則供放火云（5—35）。又一里半許。達鄭州。此間地氣肥礪、樹木最多。西方有小山連亘東西。風景甚壯。至小店之南、山脈始斷。南北遙望村落點綴。景光可愛。鄭州即周圍十二里、人家三千余烟。從東門入城中。雖人家古造、比他美麗也。行二三丁。路旁有子產祠。望門左右顏扁鵲。左題惠人祠三字、右題循良祠三字。進而至祠。高二間、広可三間。前有厦。左右各列二廟。左廟乃置子產像、右廟無像。如人住焉。出廟至街中。多見有婦人容色者。我邦殆如讓一步者。男子亦美。想昔時為淫風者、此尤物所為哉。此夜宿西門外。有鬻菓

者。家人齋烟管來使喫煙焉。以足徵風俗異他也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三日。早發。土人來觀者數十人。問官渡城。曰、無城。有橋。距此八里。見孔廟於街衢傍。顧而過。出城、地勢高平如昨。間有做岡阜狀者。土性膏腴、耕耘頗力。行可四里。過四小村。有七八百家。為白氏街。午前休此。飲食清潔、倚卓書字、不患污垢。又行可二十町。有三百余家。為仙橋。又可三里。過四小村（5—35）。達鄭州。此際地氣肥礪、多樹木。西方、小山連亘東西。山下村落、風景可觀。鄭州稱周圍十二里、人家三千余。自東門入城。人家古製而綺麗也。行二二三丁路左有子產祠。二小門^①扁額、左曰惠人祠、右曰循良祠。進至祠。高可二間。庑三間。前有厦。左右各列二室。左室安子產像、右室無像。如人住者焉。出廟行街。見婦女容色者甚多。男子亦美。想古時淫風^②、亦為此多尤物。入夜宿西門外。有人來鬻菓者。或齋烟管來、使喫煙。足徵風俗異他。

一一月一四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四日。發鄭州、指西南行。四顧地勢、高平無涯。村落相望、樹木鬱蒼。道路、自地低二三尺、庑二丈許。行一里半強、左右漸高、道路益低。其始自七八尺可一丈。愈進愈低、深至二丈。其庑三四尺、兩旁巖土壁立、如屏障。步下者、不見日光。土人稱呼溝路。十町許。溝路斷、一村出。四面環土壁。蓋河南地方大村、必圍土壁、不異山東。皆為避賊云。此村為

三官廟。人家二百余戶（5—36）。過此又為溝路。其深四五丈、庑如前。仰視、峻壁殊絕。行六七町。出河傍。此河為井水。向東北而流。深可一尺半。庑三四間、河旁有七八十家。為小井水。此辺地勢、極高下。道路屈曲、人家皆有其傍。各家占地者、不一樣。周壁列樹。甚異他處。過而為溝路。行五六町。路分為二條。取左路出高土。有七八十家。是為西岡。過村回顧、地勢高平、方二三里、南西北漸低、樹木歷々可數。行十町許、又有一條之溝路。嗚呼、一望平遠之地如斯。有溝路。可謂奇也。又行十町許。有百余家。為西菜市。過此又有溝路。始狹終庑。又行十町。達須水鎮。人家六百許、方周土壁。高越城壁、上有女牆。門左右疊石、構煉瓦樓櫓。南方有門。沿壁從南東轉西北而行。兩方人家連綿。從壁下行七八町、有小流。架圮橋。茲有北門。門外人家、相屬涉橋。就一店休焉。自鄭州稱四十里。午牌、又指西北行。又有溝路。自地低概可二丈。行三十町許、有一村。不過四五家。宅地凹而四面有田。其左右道路、總窪下。深有至二三丈者。過此行四五町、路漸高、四望自在。行三四丁、又漸窪下。深可二丈。庑一丈（5—37）弱。又二十五六町。有三百余家之村。是為二十里舖。四圍土壁、頗窪下地也。村路泥寧凝結、妨人行。過而行、路旁岸下、有土壁崩壞之跡。想昔時有人家。又行二十町許。地漸低、路愈窪。自地低三四丈。兩岸相距者、上十間許。下崩墜而堆積。行里許。地益低、其下有十家。為十里舖。以為此辺平坦。更有溝路。其深可一丈。漸深及二丈。一里半許。達棠陽。城在窪下。四地高於城地。城東人家相連、其南丘有

堂。其下窪下。左右皆樹木。人家粧点於其間。城西南有小河。深五六寸、広可二間。潔流可飲。不知其名。此城狀、円而不方正。近歲加修、結構如新。入東門而觀焉。街路列樹木。然不清潔。人家宏麗者少。比鄭州不及遠矣。薄暮過西門、聞在鴻溝・成臯・広武山・敖倉等河陰。乘月光、將到彼地。問衆不知。河陰在此地北。有曰二十里者、有曰三十里者。未詳。日既暮遂宿此。自須水鎮稱三十五里。此地人家二千四百戶。城壁周十二里余云。自須水鎮至此、¹³途上瞻望、地渾高平、村落樹木羅列、景況無異。一山從東北起而至西南。其山脈、或高或低。連亘於數里外。中有最高者。意嵩山。問之不然。曰、嵩山在西香靄中。然是亦其脈絡乎（5—38）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四日。西南行。四顧高平無涯。村落相望、多樹木。道路低於地二三尺、広可二丈。行一里半。西稍北。道漸低、左右漸高。始自七八尺至一丈。愈進愈低。¹⁴広可三四尺。兩旁巖土壁立如屏障。行者不見日光。土人稱呼溝路。十町許。溝路斷一村出。四面環土壁。曰、二百余戸住焉。是為三官廟。河南地方大村、必囿土壁、不異山東。皆為避賊（5—36）。過此又為溝路。深四五丈、広如前。行六七町。出河傍。此河為井水。右顧、一溝路在前路南。相距僅五六間、車馬皆由焉。河向東北流。深可一尺半、広三四間。河旁有七八十家。為小井水。地勢極高下。道路屈曲、走東北。低於地七八尺。人家皆在其傍。占地不一。周壁列樹。甚異他處。過此又為溝路。行五六町。路分為二。取左路出高土。過一村。地勢高平、方二三里、

南西北漸低、樹木歷々可數。行十町許。又有一条溝路。一望平遠之地。有此溝路何也。又行十町許。有百余家。為西菜市。過此又有溝路。始狹終広。十町、達須水鎮。人家六百、周土壁。高過城壁、上有女牆。門左右用石構煉瓦樓櫓。南方有門。沿壁從南東轉西北而行。人家連綿。從壁下行七八町。有小流。架圯橋。即鎮北門。門外人家相屬涉橋。就一店。自鄭州稱四十里。午牌又指西北行。又有溝路。低於地可二丈。行三十町。有一小村。宅地凹而四面田在頭上。四通左右道路、總窪下。深或至二三丈。過此行四五町。路漸高、四望自在。行三四丁。又漸窪下。深可二丈。広一丈（5—37）弱。又二十五六町。有三百余家。為二十里舖。四圍土壁、地頗窪下。村路泥寧凝結。過而行路旁岸下、土壁崩壞。想昔時、有人家處。又行可二十町。地漸低路愈窪。低於地。低三四丈。兩岸相距、上十間、下崩墜堆積。又行里許。地益低。以為坦途。忽又有溝路。深可一丈。漸深。一里半。達榮陽。城在窪下。四面高於城地。城東人家相連。其南丘有堂。其下窪下。左右皆樹木。人家粧点其間。城西南有小河。深五六寸、広可二間。清潔可飲。城形不方正。近加修結構。城內街路列樹木。而不清潔。人家宏麗者甚少。薄暮過西門、聞鴻溝・成臯・広武山・敖倉等在河陰。乘月光、將到其地。問衆里程。有曰二十里者、有曰三十里者。未詳。日既暮遂宿此。自須水鎮稱三十五里。此地人家二千四百戶。城周十二里余。自須水鎮至此、渾高平、村落樹木羅列、景況相似。一山從東北起、至西南。山脈或高或低。連亘數里。中有最高者。如在五六里者、蓋嵩高山脈云（5—38）。

一月一五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五日。四鼓。驚車声喚起。馬夫乘月明而西。至城外、人家尽处有門。出門忽為溝路。其深七八丈。而下底有二条路。一車路在最下。広可一間。一在車路右上。以可通人馬也。兩岸生草木。行二十町許。地稍広。然四面皆高土。南岸傍有一廟。左右樹木鬱蒼。不知為何廟。過此溝路深如前。三十町而地勢漸低。田有高於路者。又十丁許而有一村。四面皆高於宅地。列居路左右者、二十家許。樹木扶疎、頗有雅致。又行二十丁許。始溝路深不過一丈、後至二三丈。路広凡七八尺。土人（5—39）有穴居一処者。又行二十四五丁、而右旁有二十余家。為白馬寺。過此地勢如前。行十四五丁。兩岸列植柿・槐・柏・梧桐等。其西邊有一百二十余家。曰二十里舖。自此溝路、漸深且広。三十四丁而有一百余家。為白氏。人家多在岸傍。樹木繁茂。風景可賞。更行有五六家。為上街。爰有神応王之廟。蓋祭扁鵲者也。四方回土壁。雖有土像及如堂宇者、然皆荒廢不堪見也。又行溝路一丁半而岐分。取右路。行四五丁。右旁有一村。左折出田傍、行自溝路上。南方山脈、蜿蜒列（5—40）數里。北方亦望岡阜連亘者。其他一旦平坦、而村落樹木頗多。行三四町許、而又入溝路。始深一間、或二三間。道広亦垂二間。地漸低而漸狹。後自四五丈、以至七八丈。僅足容車。右旁又有一条溝路。會者上有人家。自下望之、直枕溝路。使人不堪危。過此兩岸、土壁益峻、殆垂十丈。兩岸狹窄、屹立如斬。行其底甚暗。見上甚小也。更行五六丁、而

出平地。只東南西三面、悉環岡陵、崖角出入。其中有一河。流南岡下者、曰¹⁸是汜水。北方即黃河也。向走西北十四五丁。左有數十家。又岡上有一廟。遙望門及磴道等。雖極狹小、而在樹木（5—41）之間、頗有風致。問其名、曰、天爺廟。更踰一土堤。人家連綿、接汜水渠。渠治自南山綴北山之嶺。城牆高聳山上。行四五丁而休一店。時方九時。自²⁰陽渠至此稱五十里。食畢欲觀成阜。広武山。敖山、及漢楚古戰場等。携李葆和、入城中西。自東山下、見一高閣聳岡阜上者。遂登其上。題門曰大和殿。蓋道士所守也。閣上遙望西南、有山脈宛委。似我富士山者。問其山。曰、仏山。地勢不齊。問成阜、即曰、此山。指自西方連東隅者、悉為成阜。問敖倉。曰、為黃河所漂沒、今既無之。又指渠治北古文廟前、曰、広武踰東北一山、而入目者是（5—42）也。問敖山無知者。漢楚古戰場、在東北三里云。又行自溝路。有唐人二石碑。蓋縷述平賊之事者也。旁有楚王宮。因顧李氏探問漢楚旧蹟、指西北広武辺答之。遂經街市歸旅店。渠城周圍九里余、而有人家八百余許。中多空地、住民不過三分之一也。午後一時、發店左轉。二丁許。又右折、沿汜水而行。三四丁。渡津。傍西岡北行七八町。又右折。有人家數十。其内有題成阜書院四字於門扁額者。或伝此處漢楚古戰場也。更行西南。兩岸之間、広二三十間之間、悉為土田。三十町許、而右轉、為溝路。深四五丈、上方広三間許、下底僅可通車。漸行漸高。深亦漸（5—43）減。路上有架圯橋、而構人家者。行十丁許、而出田地傍。左有一条深溝。一跌互將陷墜。其狀甚危。一丁許而忽又為溝路。

深一間、広四五尺。四五丁、而出田野。樹木生茂溝底。又五六丁、而入溝路。其大如前。二三丁而漸深。其尤深者、至三丈。更行南六七丁、而地漸高、深亦減。又三四丁而右折。有人家百余。為潘家窟。更行、溝路縱橫。忽出一高处。又二丁許、而過溝路。有一村。名馬溝。有二百余家。倚壁結廬。行六七丁、而諸処有壁痕。更行。溝路深处、過三丈。上見土民、而不見家屋。唯有柿樹柏樹等耳。南方高处有一廟。曰、是天仙廟。結構頗美、而廟辺溝淺、路亦広。自此西南三四丁（5—44）、而溝路漸深、地亦漸低。又三四丁、而向南。溝深三丈余。地漸高、路益狹。又六七丁、而溝漸淺、地亦漸低。又二町許、而左右望深溝。更向西南二丁許。溝漸深、其尤深处、有至六七丈者。更行一町許、而地漸高、可望四方。又踰一嶺、南望大壑。其南一里之处、山脈横亘北方。漸低、黄河映帶二三里外。自此西行三丁許、左右有壁、而右壁係人工。又行。左壁属人工。更踰一嶺。左右壁皆人工也。過此左方無壁。臨深大壑、岩石突兀、前日所稀見也。又二町許、右方無壁。枕深大壑、壑中柿樹類多。更行二丁許。地益高。左方山中有寨。寨下有門。鐫鞏関二字。関内有高壁。又有人工壁。二丁許、而出寨（5—45）。右更行。左面地甚深。山上望之、四面高低不一。山間田地、每一田有階級、而甚狹少。樹木亦不多。其下有洞穴数箇。是貧人住居、及耕夫避旱雨者也。四五丁、而度絶頂。右方又有人工壁。更西三丁許、而兩旁稍高。上安置一石碑。然逢日暮、不可弁知也。下此一丁許、而有人家数戸。更行兩傍壁立。十丁許、而左折。又十町許、右方無壁。悉為

山田。更右転行有関、而左方無壁。此辺石礫多。頗為嶮峻。車躍而衝馬尾、遂倒路上二次。極力扶起之、扣車徐行。又六丁許、而兩旁壁立。愈下愈高。二十丁許、而道路平坦。自此無壁。凡十五六町、而左転、又忽右折。七八町、而又出兩壁之間。又十丁許（5—46）、而左転見人家。更向西南、皆為溝路。十四五丁、而出鞏県之北環。自東南入街中。遂宿。時漸九時。此時右旁望河水明滅。船舶輻輳、燈光映水者、即泊洛水之船也。此夜訪夏台、答遠在三十里之外。又問宋太祖仁宗等陵。答、并在三四十里之外云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五日。四鼓。聞車声輾輾喚起。馬夫乘月明而西。至城外、人家尽処有門。出門忽為溝路。低於地七八丈。上広可十五千、而下有二条路。一車路在最下。広可一丁。一在其右面之上、広可通馬。兩岸生矮草小木。行二十町許。地稍広、而四面皆高土、溝路四通。南岸傍有一廟。左右樹木鬱蒼。過此溝路深如前。可三十町。地漸低。田高於路者、不過丈余。又十丁許。有一村。四面皆高於宅地。夾路二十家許。樹木扶疎、有雅致。又行二十丁許。溝路広可七八尺。深自丈余至二三丈。一処有人（5—39）穴居者。又行二十四五丁。右旁有二十余家。為白馬寺。過此地勢如前。行十四五丁。兩岸列植柿・槐・柏・梧桐等。其西辺、有一百二十余家。曰二十里鋪。自此溝路、深丈余、広称之。三十四丁。有一百余家。為白氏。人家多在岸、傍樹木繁茂。風景可賞。更行有五六家。其傍有神応王廟。蓋祭扁鵲者也。四周土壁、中多樹木。祠宇荒廢、土像頭落、

耳目口鼻皆剝落、不堪見。又行溝路。一丁半。岐分左右。自右路行四五丁。右旁有一村。圉土壁。左折出田傍、行自溝路上。南望數里外、山脈蜿蜒。北方數里、亦（5—40）有岡阜連亘。其他一望平坦、村落樹木頗多。四五十于南、更有一大溝路。与此溝同、向西而走者。行三四町許。又入溝路。始深一丁、或二三丁。路亦垂二丁。地漸低漸深且狹。後自四五丈至七八丈。僅容車。右又有一条溝路。來會者上有人家居住。自下望之、在五六丈上築壁、直枕溝路。使人惴慄。不置過此兩岸、土壁益峻、殆垂十丈。兩岸狹窄、屹立如斬。行其底頗暗。見上甚小。更行五六丁。出平地。其東南西三面、悉環岡陵、崖岸往々出入。其中有一河。流南岡下者、是為汜水。北方即黃河。道路在東岡下。西北十四五丁。左有數十家。沿山居住。岡上又有一廟。遙望門及磴道。極狹小。在樹木（5—41）間、頗有風致。問曰、天爺廟。更踰一土塘。人家挾路連綿、接汜水渠。城壁自南山圍北山嶺。城牆高聳山上。行四五丁。休一店。九時。自滎陽縣至此、稱五十里。食畢、欲觀成臯・広武・敖山及漢楚古戰場等。携李葆和入城。自東山下、見一高閣聳北岡。門題曰、大和殿。蓋道士所守也。閣上遙望西南、山脈宛委。似我富士。是為仏山。問成臯。則此山是也。又指自西連東者、悉為成臯。問敖倉。則為黃河所漂沒。今既無有。指渠治北文廟前矣。広武則指東北隔山、入目者。（5—42）敖山則無知者。漢楚古戰場、在東北三里云。又自溝路往、觀有唐人二石碑。蓋縷述平賊事者也。旁有楚王宮。因顧李探問漢楚旧蹟、指西北広武山示之矣。遂經街市帰旅店。渠城周

圍九里余、有人家八百余。中多空地、居民不過三分之一。午後一時発店。左轉二丁許。又右折、沿汜水而行。三四丁。渡津。傍西岡北行。七八町。又右折。有人家數十。其一処門、題曰成臯書院。或曰、此処漢楚古戰場也。西南行。兩岸間、其広自五六十于至二三十于。悉為土田。兩岸出入屈曲、中有溝路。向西北。三十町許。右轉又為溝路。深四五丈、上広可三丁許。下僅通車。漸行漸高、而深漸（5—43）減。路上有架圯橋構人家者。行十丁許。出田傍。左有一条深溝。一跌恐顛墜其下。甚危。一丁許。忽又為溝路。深一丁、広称之。四五丁。出田野四望、諸処深溝。樹木生茂溝底。又五六丁。入溝路。其大如前。二三丁。漸深。其最深者、過三丈。南行六七町。地漸高、溝漸淺。西南又三四丁。右折処、有人家百余。為潘家窟。過此地、又漸高。溝路深三丈。七八町。又漸低。更三四町。右顧深溝。可十余丈。其余溝路縱横。又一町許。左顧深溝。更二三丁。出一高处。左方無壁。又二丁許。過溝路有一村。名馬溝。有二百余家。倚壁結廬。西南行六七丁。諸処見塗壁之痕。更行。溝漸深、路漸狹。深者過三丈。上有土人。住壁上。不見其家。唯有柿樹柏樹等。南行五六町。高处有一廟。曰天仙廟。結構頗美、而廟辺溝淺、路広。自此西南三四丁（5—44）。溝路漸深、地漸低。又三四町。向南。溝深三丈余。地漸高、路益狹。又六七町。溝漸淺、地亦漸低。又二町許。左右望深溝。更西南二丁許。溝漸深。計二丈五六尺。更三町許。益深。向西南。有深及六七丈者。更一町許。或壁一方高、一方低。或連土補之、或左右無壁。地漸高、宜

望四方。五六町。踰一嶺。南望大壑。其南一里處、山脈橫亘

北方。至北漸低、黃河映帶二三里外。自此西行、三丁許。左

壁高可二丈。右壁係人工、不過丈。又西二町許。右壁丈余。

左壁係人工。更踰一嶺。左右壁、皆人工、高可四五尺。過此

左方無壁。臨深大壑。壑中岩石突兀。西行二町許。右方無壁。

枕深大壑、壑中多柿樹、點綴各處。更行一丁許。左無壁。一

丁許。右有小壁。地益高。左方山上有寨。寨下門。鐫鞏閼二

字。閼內壁高二三丈、或一二丈不等。亦有人所築、高四五尺

者。二丁許。出寨（5—45）。右無壁、山田陡絕。又二町許。

左右無壁。左面地甚深。山上望之、四面高低不一、凸凹殊甚。

山田鱗次²⁴。上下階級、皆甚狹少。樹木不多。其下有洞穴。甚

多。蓋貧民住居及耕夫避雨旱者也。四五丁。度絕頂。右有壁。

高可一于半。係人築者。更西二三丁。兩旁稍高。上建一石碑。

逢日暮、不可弁知。是為第一高處。自此一丁許。下有人家數

戶。倚左壁結屋。指西而下。兩傍壁立二三丈。十丁許。左折

而行。又十町許。右方無壁。悉係山田。更右轉行、有閼。左

方無壁。多石礫。頗嶮峻。車躍衝馬尾。馬倒路上者二次。極

力扶起、扣車徐行。又六丁許。兩旁壁立。可二丈。愈下愈高。

凡可三丈内外。二十丁許。無壁道路平坦。十五六町。左轉右

折。或無壁、或有壁。七八町。又出兩壁間。高可二丈。又十

丁許（5—46）。左轉有人家。更向西南、皆為溝路。深二三

丈。十四五丁。出鞏北環、而東南入街中宿焉。時第九時。

着此時、右望河水明滅。船舶輻輳、燈光映水。即洛水中船。

此夜訪夏台。答則在三十里外。問宋太祖・仁宗等陵。則皆在

三四十里之外也。

十一月六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六日。由昨夜勞不得早起。午前七時、始發。過街到城東

之田間。回顧四方、東西二十町、南北二三里許、一面平旦。

東南周岡陵。上下旱田、如鱗重疊²⁵、至其後。遙望山脈連亘數

里者。又有自西北向東。有脈。洛水自西南來東北流。惟東北²⁶

一處、開濶耳。二十町許、而至皇城之南。城築周圍十二里（5

—47）、而住其中者、不過二三十家。蓋水地而不可住而已。住

城外者、有八九家。然鞏治常在城內。知鞏住之。城南有人家

數十。猶向西南三十許、而兩岸壁立。始相距凡十間。中漸狹、

終不過八九尺。又到無壁之處。稍開濶可望四方。左方有一大

溝東北走者。又望東南二三里外大山脈向西南屹立者。更行地

勢如初。又有二三條溝路。左右來會者、其間穿壁穴居。鬻飲

食菓實者、有三四家。又多小路、往來壁上者。蓋以壁上近人

家故也。二十四町許、而道右有閼帝廟。又見穴居其上者。自

此地勢漸低。十丁許、而有二三家。為二十里鋪。地勢稍開濶、

而高下不一（5—48）。石礫甚多。中央有磧。東西六町、南北

二丁半許。更進南、地勢有高低。二十家而有一村。田青石閼。

皆穴壁而卜居。壁左右上下、立柱開闔戶。又別穿小穴、而無

由知其內。只外面窺之、如甚広且深者。此處南北一里、東西

七八町許、悉為平地。洛水自南赴北之處、稍開濶。其他環山

岡、又有沿山村落。路旁白楊・柿樹・柏樹類、相間生、頗有

風致。更行二十町許，出洛水傍。暫停車，見風帆泝河者。船皆可載七八十石之量。河左有十余家。枕河上，鬻食物者。此地東南環山。南端有如寺院者。又其南枕水之處。半山以下，悉係黑石疊積者。村中樹木多（5—49）。曰，是黑石関。村前渡洛水。水広一丁半許，河中往々有洲渚。河旁有磧。広凡一丁。渡河則西岸上有二三人家。就而命午餉。畢又指南西沿河而行二十町許，河勢一轉西向。山亦西走。此處有門。題偃師県東□之字。又有二百余家村落。為是史家庄。過村時，訪伊尹之墓於護送官隸。曰，在彼。指示右旁。往視之，非伊尹。即清人王文安公諱某之墓也。前列人型・麒麟・獅子等像。又過兩岸壁立處，有一村。為水家灣。倚北山而結屋連綿。東西十四五丁間，其數凡一千余家。南方五六町，而望洛水。田地間，多植桃樹。桃名產而（5—50）甚賤。又產種々藥草。此間南方望嵩山。北方亦有山。洛水流中間。地勢広闊，風景極佳。午後，東北風甚，塵土飛揚，不能望遠。以為遺憾。更行一里許，至偃師県東。人家間見一大墳。前有大白楊三四株。墳上小柏樹甚多。即王弼之墳也。周回二百步，高二丈許。此墳，陸子龍与少年談易之處云。日暮達偃師県。城壁周圍十二里余，而人家四千余。城中人家少宏麗者。此夜到西門而宿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六日。以由夜來疲勞，故不得早起。午前七時，始發。過街到城東田間。四顧東西二三十町，南北二三里許，皆平坦地。東南周岡陵。上下旱田，重疊鱗次。²⁹其後遙有山脈連亘。又有山自西北向東山而走。洛水自西南來東北流。惟東北一處開濶。

行二十町許。至県城南。城壁有經直者，有斜垂者。稱周圍十二里。（5—47）住其中者，不過二三十家。蓋水地不可住也。城外有八九百家。然県治常在城內。城南有人家數十傍山。從此西南三十町許。兩岸壁立。始相距可十間。中漸進漸狹，終不過八九尺。壁高四五丈。可三十町。溝路稍淺。間有無壁者。稍開濶可望四方。左方有一大溝東北走者。東南二三里外，望大山脈向西南屹立。更行二十町許。地勢如初。有二三条溝路，自左右來會者。其間有兩三家穿壁穴居，鬻飲食巢矣。又多小路，往來壁上。蓋壁上有人家也。二十四五町許。路右有関帝廟。其上有穴壁，而住者二家。自此地漸低。十丁許。有二三家。地勢稍開濶。高下不一（5—48）。多石礫甚。³⁰中央有磧。東西六町，南北二丁半許。更進而南。左右或無壁，或有壁。高低不一。二十丁許。有一村。為青石関。皆穴壁而居。壁左右上下立柱，開闔門戶。又別穿小穴。無由知家內之狀。自外面窺見，如甚広且深者。穴居在壁上下。蓋以壁高，故不致相妨也。此處南北一里，東西七八町，悉為平地。洛水自南赴北之處，稍開濶，而其他環山岡。東北山上，有周土壁者。其他村落，沿山相望。路旁白楊・柿樹・柏樹，相間生，頗有風致。更行二十町許。出洛水傍。暫停車，眺望風帆泝河者。可載七八十石。河傍有十余家。枕河。皆客棧鬻食物。此地東南環山。南端有如寺院者。其南枕水處。半山以下，黑石疊積，甚大。村中多樹木（5—49）。是為黑石関。自村前渡洛水。水広可一丁半。黃濁水，深者至六七尺許。河中往々有洲渚。河旁磧，広可一丁。西岸上有人家二三。命午餉。畢又指南西，沿河而

行。二十町許。河勢一轉西向。山亦西走。有大石遍敷路上。有門。題偃師東界。門內有二百余家村。是為史家庄。過村、訪伊尹墓。護送官隸、指示右旁。往觀則清人王文安公諱某之墓也。前列人形・麒麟・獅子等像。又行。兩岸壁立。有一村。為水家灣。倚北山結屋廬、一千余。連綿東西十四五丁。南望洛水在五六町表。田間多植桃樹。桃為名產。佃太廉云（5—50）。又產種々藥草。此間南望嵩山。北亦有一山。洛水自中間流。地勢広闊、風景極佳。午後東北風、塵土飛揚、不能遠近。更行里許。至偃師東。人家散在各處。望一大墳。前於路左、有白楊三四株。皆合抱。以上墳上。柏樹森然。則王弼墳。周圍垂二百步。高可二丈。此陸子龍與少年談易處云。日暮達偃師。城壁周圍十二里余、人家四千余。人家間有宏麗者。夜宿西門。

一一月一七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七日。早旦、將訪伊尹之墓。以在西北八里不果。更欲觀嵩山。指南稍東行。午前、到府店鎮休。申牌到三家店宿。自偃師至府店鎮之間、凡稱四十（5—51）里。有楊村・塋坊口・虎渡等諸處。偃師與楊村之間、一田平坦。東西稍広。南北凡三十丁許。村落遠近相屬。道傍往々列植白楊樹。田土赤埴、而頗膏沃。楊村在洛水之南。枕洛水。有二三十家。待船客、饗飲食者多。河岸風景可賞。去來船舶不少。又有流竹筏者。然竹捆不過六七寸。河中洲嶼多。雖深處不登五六間。余立岸

上、稍久而去。土人來觀者甚多。只恐後至。持碗立食、蓋此國之風也。塋坊口、人家稱五百家。自楊村行三十町許、而如前為平坦。及至塋坊口之近傍、岡陵斷続、地勢高下。或有凹窪路。塋坊口西南、負岡陵而道路自北向南。又西。又忽南轉。街市鬻諸物者頗賑。虎渡（5—52）有二十余家。塋坊口與虎渡、相距三十町。又山岡凸凹處多。兩岸壁立、及高一丈。中央曰景山。有景山碑。虎渡至府店鎮六七十丁。始二三十丁間、地勢漸高、且路旁壁立者多。此間當西方五六丁外、有大墳累累並列者。曰、太子墓故。問、何太子。只答趙。蓋宋子孫墓也。東南十丁許、而有二三店家。過店地勢高下、道路屈曲。然不至甚。府店鎮人家至千余。休時、人欲觀者甚多。互相壓倒。至童兒往々有泣者。三家店有六百余家。距府店鎮十里。地勢凹凸、道路狹隘且石多、而不堪車動搖。又二十七八丁、而地勢漸高。又十余（5—53）町許、而至一高處。有店。店東南十余丁、望三家店。其東南即嵩山之前山也。山田鱗次、其下有一長溝向西北頗深。旁有崖岸屏列者。非画図所能及也。蓋自成阜至于此、皆光景之地。過府店鎮時、見馬多負石炭者。使李氏問之。答、張溝、距此二十五里石炭。黑燒之即白甚潔淨。房中燒石炭、滿房口皆白。賤極。又距府店鎮十余町處、有老槐樹書靈応二字扁額、縛之樹身者。問之即曰靈応槐樹、人民有病、祈之即愈。當西見一小山樹木扶疎者。上有如廟者。問之即望嶽山也。山上有樓。名望嶽樓。係康熙帝所築。此日午前曇、嵩山（5—54）及其他諸山、在霞中不分明。午後漸晴、東南諸山、悉呈真面目。論嵩山大勢、自東北而西南漸高、

至絕頂。西南一面、嶄然如斬。其質盡疊成大巖石者也。又其前有一山。又其西有頗高者。遠望之、与嵩山相列、如無優劣。山頂広濶、中央高左右低。為是玉帶山。又当其西有一峯突起者。曰是蓮花山。更当其西有三峰並峙突兀聳天者。名藕心山。自此西方、山勢起伏、連亘數里、然愈遠不可弁。瞻望西北三四里外、濛濛在烟氣中、一物無入目者。但方三四里間、日光輝灼、覺秋日景色而已。此夜欲赴登封、以日既暮、或告不如明日早發。故使李氏雇山轎(5—55)。往來要二千文。李將与八百文不肯。遂約給二千文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七日。早旦、訪伊尹墓、則在西北八里、不果行。欲觀嵩山。指南稍東行。午前到府店鎮。申牌到三家店宿。自偃師至府店鎮、稱四十(5—51)里。有楊村・塋坊口・虎渡等諸處。偃師・楊村之間、一田平坦。東西稍広。南北可三十丁。村落遠近相属。道傍往々、列植白楊樹。田土赤埴。楊村在洛水南枕洛。有二十三家。鬻飲食待船客。河岸風景可賞。往來之船頗多。始見竹筏。竹圍不過六七寸。問河深淺。則深於人身云。河中多洲嶼。深處不登五六間。立岸上稍久而去。土人來觀者甚多。恐後至。持碗食且走。塋坊口人家可五百。負岡有鬻諸物者。自楊村行約三十町。平坦如前。至塋坊口傍。岡陵斷続、地勢高下。間有窪路。自塋坊口南、抵虎渡(5—52)。三十町。皆山岡、往々凸凹。兩崖壁有及高一丈者。中央有景山。虎渡至府店鎮、六七十丁、而始二三十丁間、地勢漸高、且路旁大半壁立。西方五六丁外、有大墳累々並列者。曰太子墓。

問、何太子。則答趙耳。蓋宋家子孫也。東南十丁許。有二三家店。過此地勢高下、道路屈曲。府店鎮人家千余。命午餐。人來觀者甚多。互相壓倒。童兒揚声大叫。三家店有六百余家。距府店鎮、稱十里。地勢凹凸、道路狹隘多石、車動搖甚。東南可二十七八丁。乃向西南。又二十町余。向東南。地勢漸高。又十余(5—53)町許。至一高处。有店。店東南、望三家店在十余丁。其東南即嵩山山脈。山田鱗次。其下有一長溝向西北頗深。旁有崖岸並峙者。非画図所能及。蓋自成臯至此、最多此類。過府店鎮、見馬負石炭甚多。使李葆和問之。則曰、距此二十五里有張溝。其地出石炭。燒之即潔白。房中燒石炭、滿房皆白。価極賤。十余町許。有老槐樹。扁額書靈応二字、縛之樹身。問之則曰、槐樹有邪神、人民有病、祈之即癒。其西有一小山。樹木扶疎。是為望嶽山。山上有樓。名望嶽樓。康熙帝所築。是日午前曇、嵩高(5—54)諸山、在煙霞中。午後漸晴、諸山呈真面目。嵩山大勢、自東北而西南漸高、至絕頂。西南一面、嶄然如斬。其質皆係大巖疊成者。其前有一山。其西更有一山頗高峻者。自遠望之、与嵩山相列、幾無優劣。山頂広濶、中央高而左右低。是為玉帶山。又其西有一峯突起者。為蓮花山。其西更有三峰並峙突兀聳天者。為藕心山。自此西方、山勢起伏、連亘甚遠。瞻望西北三四里外、濛濛在烟氣中、更無一物入目。方三四里間、日光輝灼、覺一般秋景而已。欲直赴登封、会日暮遂宿。使李葆和雇山轎(5—55)。往來要二千文。李欲与八百文不肯。遂約給二千文。

一一月一八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八日。早起。使店人促山轎。店人曰、到五更則必有人往來者。未至五更。山間恐有豺狼出。移時漸聞人馬聲。因急促之。即齋椅子与棒二本来。横棒於椅子左右、棒前後以麻繩縛之。以代用山轎。登三家店、循山而行。山路雖敷石、而荒穢不修。大小犖确。左有一大壑。視之甚深。然壑底多耕地。南行八里、而踰一嶺。為是轅轅嶺。傍有一神廟。過廟行兩山間。地漸低而路分左右。自右路沿山、而行八里處、有少林寺。時天漸明。南方見大史・小史山相連如屏障者。甚峻絶也。西南有少室（5—56）山。西北太室山、皆為一脈。二山特聳出者。其高十町許。然太史不如小史之高。少室山北、太室山東、成峯形者亦多。又東南即嵩山。西北有岩石峨々秀出諸山者。大少室山与嵩山之間凡一里、又大室山与大史山之間七八丁。少林寺負太室山而对太史山。前有乾谷一条。地石多、耕田極瘠薄。然眺望甚宜。達磨之扞居於此、或可謂煙霞之癖也。寺中、柏樹・白菓樹・椿樹・楊樹等類、森然成林。其下有寺院。達磨堂在中央而南面。往觀之。大殿有六棟。第二殿称大宝殿。二重屋而安置三大仏。旁列諸仏。第三殿安置（5—57）達磨。其前有一仏狀兒儼然者。殿内有乾隆帝所納仏經数千卷。其他多安置仏像。最後有達磨堂。達磨所常居云。中央安置達磨像。左面有阿弥陀仏像。以蠟石作之。即某太子一千仏之一云。右面有面壁石。高三尺、広一尺五寸許。前面有達磨之像。宛然達磨一心貫徹石中者矣。殿内往々有凹窪處。係達磨所常往來

之足跡云。殿高四五間、長十間許。其余相伯仲。但二殿三殿、殆垂孔孟廟。金銀朱碧、不及之耳。殿旁紀達磨功德石碑極多。大宝殿旁安置三大仏。不知為何像。其左右列植白菓樹・槐樹等。又（5—58）倚仏殿。構數十寺院。昔者住和尚五百人。國內寺院、盛称第一。現今困窮、減大半云。寺僧導余開示諸殿仏像及諸器仏等。不遑点檢。余曰、只觀大師九年面壁之洞則足矣。寺僧仰西北、在太室山西北四里云。即從轎夫、過一村至山下。尽戴大岩石甚峻。僅見狸兔可通。過有細蹊。殆不可攀登。然中塗而不忍止。脫皮履穿、大岩間、拭汗且行。遂得達洞。立洞前下瞰、惴惴焉蹉跌之懼。洞在大岩壁立下。其前有石門。上題玄默処三字。蓋明代所建也。洞旁有二石碑。係一明代、一清人所立。洞围一丈二三尺。到奥漸低。而洞中石黑而不平滑。処処塗墍有黑白（5—59）痕。上安置達磨石像。不面壁而向外面。前垂幕。左旁有一小穴。围五尺許、深踰三丈云。洞前三四尺围椿樹。又石門左有老棗樹。葉既零落、立寒岩旁。可謂類達磨之氣概者矣。此際四山、不見一樹。惟有此二樹耳。春夏之交、大可生山顔色。低徊徙倚、眺望四山而不止。雖達磨為九年面壁、有必出洞外、賞風烟之時。亦不樂乎。良久而歸少林寺。寺僧煮粥而食。余尽三碗投一干文而出。又将駕山轎、直登嵩山、会雨。衆不欲行。余欲奮登。衆亦無異論。遂東南到郭店。左軫七八町、而抵永台寺。以無可登路。衆欲歸故処。余不堪怒。叱轎（5—60）夫去。步行自郭店旁東南向登封。永台寺有家屋十余。然殘破無可觀者。寺中有達磨有所手栽金蓮花者年。年一次或二三³⁷次發生。又或

不生。郭店距少林寺二十町、而有人家五六十。当其西有一小流。沿流而行一里許、右方有蓮花山。即太史山南面也。山勢頗高。自巔至半腹、大岩如屏風者、有二三條。其間甚深。可望而不可行。煙雲籠巔。往來斷續而不止。最為偉觀。更行。又有一村。稱十里舖。人家百余。自此二十余丁、而踰一高处。又三十丁許、而達登封。時方三時。問至絕頂之里程、答三十里。遂到東關而宿。西關以無好店、且城門不開、而不可早(51) 61) 癸也。城壁周圍八里。有人家千八百余。自郭店環嵩山來凡二十里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八日。早起。使店人促山轎。店人曰、五鼓必有人往來者。未至五鼓。山間恐有狼出。移時漸聞人馬聲。因急促之。即齋椅子与二条棍來。縛棍於椅子左右。棍之前後、亦縛麻繩。使可擔行。以代山轎。癸三家店、循山而行。山路磴石、荒穢不修。大小犖确。左有一大壑。俯瞰甚深。壑底率皆耕地。行里許。踰一嶺。是為轅轅嶺。傍有一神廟。過廟自兩山間行。地漸低、路分左右。自右路沿山而行。里許。抵少林寺。時天漸明。南望、大史山・小史山相連如屏障。仰瞻甚峻絕。西南少室(51-56)、西北太室二山、一脈聳出。高可十町。不如大史・小史二山之高。少室山之北、太室山之東、更有成峯形者。其東更有山相對。又東南則嵩山。西北面岩石峨々、秀出諸山。大少室山与嵩山之間、約可一里。大室山与大史山之間、不過七八丁、而少林寺則負太室山、面太史山。前有乾谷一条。地多石、耕田極瘠薄。甚宜眺望。達磨扞居於此、可謂有煙霞之

癖矣。寺內柏樹・白菓樹・椿樹・楊樹等類、森然成林。其下有院。達磨堂在中央南面。往而觀焉。除門之外、有大殿六宇。其第二殿稱大宝殿。兩層屋而安三大仏。旁列諸仏。第三殿安(51-57)達磨。其前有一仏狀兒儼然。殿內有乾隆帝所納仏經数千卷。其他多安仏像。最後有達磨堂。達磨所常居云。中央安達磨像。左面有阿弥陀仏像。以蠟石作之。某太子所造一千仏之一云。右面有面壁石。高三尺、広一尺五六寸。前面有達磨像。宛然達磨一心貫徹石中、致然云。殿內往々有凹窪処。達磨足跡云。殿高四五間、長十間許。余殿皆与此伯仲。但二殿三殿最大、殆垂孔孟廟。金銀朱碧之飾、讓一等耳。殿旁石碑、紀達磨功德極多。大宝殿旁安三大仏狀兒獠惡可怖。不知為何像。殿前白菓樹。圍過三抱。枝葉甚繁茂。槐樹・柏樹成列(51-58)。寺院在數十字仏殿側相列。無足見者。此寺當住僧五百人、稱全国第一。現今困窮、去者大半云。寺僧導余開諸殿、示仏像及諸器物。不遑遍閱。余告衆曰、余欲觀大師九年面壁之洞也。則於我乎足矣。寺僧仰首、指太室山西北曰、距此四里路。即從轎夫過一村至山下。一山皆大岩石。甚峻。有細蹊。僅通狐兔。殆難攀登。不忍中止。止脫皮履着韮攀岩穿。大拭汗且行。遂得達洞。洞前空地、可方二于。佇立下瞰惴惴焉。唯恐一跌。洞在大岩壁立之下。其前有石門。高可一于余。上題曰玄默処。明代所建。洞旁有二石碑。一係明代所建。一則清人。洞高一丈二三尺。至奧漸低。広称之。洞中黑石、不平滑。処々塗塗黑白相間(51-59)痕。上安達磨石像。以石作之、土潤色之。向外不面壁。面前垂幕。洞口別用石築

之上做半円形。高可五六尺。左有一小穴、圍可五尺。其狀如洞。深踰三丈云。洞前有椿樹³⁸一株。圍三四尺。又石門左有棗樹一株。葉既落。傍寒岩大類達磨氣象。此際四山、不見一樹。惟有此二樹。頗覺添山顏色。低徊徙倚、眺望不止。以為達磨亦必有屢出洞外、賞風烟之樂也。良久而去、又抵寺。寺僧煮粥。食頗美。尽三碗投一千文而去。駕山轎、將登嵩巔會雨。至衆不欲行。余奮起曰、一人登可也。衆亦無異論。遂指東南到郭店。左轉七八町。抵永台寺。寺在嵩山下。寺内十余宇、大半殘破。有金蓮花。達磨所植。或每歲開花、或間二三年、一開云。無路可登。衆將歸故處。余怒叱轎（5—60）夫使去步而行。自郭店旁東南、向登封。郭店距少林寺不過二十町。有人家五六十。西有小流。沿流而行。里許。右方有蓮花山。即太史山南面。山勢頗高。自巔至半腹、大岩如列屏風者二三條。其間甚深。可望而不可行。煙雲籠巔。往來斷続不止。最為偉觀。更行。又有一村。稱十里舖。人家百余。自此二十余丁。踰一高处。又三十丁許。達登封。時方三時。問、嵩山絕頂幾里。則曰、三十里。欲宿西関無好店。問城中、曰、夜間閉門、不宜早發。遂抵東関宿焉³⁹（5—61）。登封城周圍稱八里。有人家一千八百余。自郭店環嵩山來、凡二十里云。

二月一九日

【墨筆原文】

十九日。雨晴。天色朗然。早起。將觀中嶽絕頂。二人以為、廟門未開。而稍移時。余罵曰、我欲觀中嶽絕頂。不関廟門開

与不開也。遂發東行。一里許、而達東嶽廟。有三百余家。過廟直東北、過山田間。時天漸明後、顧蓮花山、自巔至山腹、皆纏白雪。嵩山亦少雪、而点缀枯草之間。不過如霜。以為山神之賜。不堪欣躍也。二十町而到蘆岩寺下。頗如可觀者而不入。曠。昔往永台寺移時、遂宿登封。不抵東（5—62）嶽廟、而宿此寺、皆由不知地理也。自寺左方登山。頗峻。二丁町許而過谷。更進。左望一大壑。數百仞下有二三家。壑底往々開田。其上有數百丈絕壁蓋屋。又進。左有一大壑。其深如前。其上觀大岩屹立。岩間亦有一長溝。左轉五丁許、而至中嶽行宮。悉為煉瓦。中安置嶽神。左右有數像侍立者。甚古。又左望大壑。其底有人家。又其上望大岩石。悉面東。高自行宮。又右轉三四丁。左有深壑、向西南。与前處表裏。道路在兩大壑相合頂上。僅不過容足。每風來顛墜之懼。時李葆和、辞而不登。馬夫二人從余。余即鼓勇進。犯（5—63）數次險阻、漸達絕頂。頂上広七八間、而中央疊石為台。又設石級。然大半崩壞、乱石充斥。其中有一石碑倒而中折者。不知為何世所建也。東北二面、大岩絕壁、不可窺見。四五間東、有乱石並峙如劍處。高自台地數尺。飄然躍、抱石而立。長風吹袂、凜然不堪久。再歸故處。広一間半。外悉為絕壁。無復容足地。使余誤一步、首足壘粉。好奇僻譏、不可免也。遠望東南、潁水橫流、映日明滅曠野之間。恰如銀蛇多走者。西方近望蓮花山。更有一大山遠入眼者。不知其名。北方無高山。東北雖頗多、暗不可弁。徐々去。立行宮前、再眺望比絕。風少。登（5—64）封諸村、在目下。最呈奇趣。遂抵行宮下、取左路而不

由前路。下谷底斜指東嶽、而歸廟後。十町許處、又有祭東嶽二重塔。高二丈許、圍四五丈。塔外有三重石欄。塔左右有七八本柏樹。最可眺望。余連日步行、足疲甚、倚杖漸達廟。今朝七時至山麓、達絕頂時、殆十時。今及歸此午後一時。疲勞脚、而視如此、可不過三里也。岩石多同泰山、而危險過之。東嶽廟⁴⁰廣一丁半、長三丁許。其後有數殿。或安置皇帝、列侍臣、大書萬歲云々字。或閉而不可見。規模均泰山。東嶽廟倚列置異樣大像。不知其數。蓋賞罰人功罪者。即地獄相也。觀畢出。此處人有（5—65）多編麻幹代壁、鬻飲食者。就而命食。土人爭今而來觀。馬夫拳鞭叱之。然猶或不止。半霎時而雇駱子歸登封。直觀嵩陽書院、而歸三家店。書院在登封西北八里。廣三四十間、長五六十間、圍漢柏。有十余宇。然無人講學者。但存其形耳。此書院係五代所創、而乾隆再興云。漢封柏一有樹、圍十二三步、一樹二十三、四步、而中空可容四五人。此極可太古之物。⁴¹然枝葉扶疎、枯枝不多。雖自今經數百年、依然不可變景色。二樹有釘小板。曰、傷損漢封三柏者、可重處。然以不觀三本、問之傍人、指五葉松合抱許者概言。三柏樹（5—66）者、蓋漢人所植也。向西到十里舖。又有一村。田刑家舖。人家五六十、東北有大台寺。又其北有滙川寺。柏樹最多鬱蒼。可愛。暮自十里舖過蓮花山下、投宿於郭家。余急步甚痛足、而不覺身體疲勞。蓋以欲一心探奇切也。

【朱筆訂正】

十九日。雨晴。天色朗然。五更、起促行衆。皆曰、中嶽廟未開。移時。余罵曰、吾欲觀中嶽絕頂也。何問門。遂發東行。

里許。達東嶽廟。有三百余家。過廟見門開而不入。直東北、自山田間、登降而過。天漸明後、顧蓮花山、自絕頂至半腹、皆纏白雪。東北亦有一山戴者。遠入望眼。嵩山亦雪而、粧點綴枯草之間。不過如霜。蓋以其非絕頂也。為山神之賜。不堪欣躍。二十町。抵山下有蘆岩寺。可觀（5—62）。河南省開封府、古大梁之地。鄭衛宋三國之界、北方黃河、西南山脈、橫亘。其他地勢、平坦無涯。河南府即洛陽西南。帶山洛水榮回、向東而流。地多故蹟、風景頗佳然。亦無甚奇者。此際最可觀者推嵩山。嵩山⁴²在登封。自中嶽廟東北三十丁許、有芦岩寺。自寺左西北攀山。頗峻。左右大壑。望之甚深隧。可三十丁。道路在大壑相合之頂。僅可容足。每風來唯顛墜之懼。鼓勇而進。逢大岩自上覆壓。甚險。鄉導者稱無路、余不聽。抵岩下如果無路者。坐石上吃蒸餅。立而窺之（5—63）。有攀石往來之跡。因脫皮履攀之。麾鄉導者而登數十步。乃得過巖。自此傍山東北行。十四五町。自絕壁上者三次。道路距壁不過一二尺。一方亦甚狹。使人凜然目眩股慄。更進三町許。地稍凹。方可一町半。西南面不受風。茂草。更三四町。出一高處。以為絕頂。而其東北一町許、更有高者。是為最高山頂。山頂上廣七八間。中央盤石為台。設石級。然大半崩壞、乱石充斥。其中有一石碑倒而中身折者。不知為何世所建。欲閱年号、微雪点其上凍結、不可見也。東北二面、大岩絕壁、不得窺見。四五間東有乱石並峙如劍。高於台地數尺。躍至石間。抱石而立。長風吹袂、凜然不可久立。再歸故處。其廣可一于半。外盡為絕壁。無復容足之地。誤一步、則首足齏粉矣。立而四顧、

山脈至北。五六町外、亦有高处。与此殆相比者。漸低至北。更有一高处。西南数百仞絕壁。如削。猿狖不能攀。緣東面稍斜。草色入目。遙望自東南至西北、地頗広、多岡阜。東西三四里、南北二三里。東南有三山重。復不甚大。其他皆係平野。西南山頗多。遠望東南、潁水自西南來、向東南。映日明滅曠野之間。恰如銀蛇多走者。西方近望蓮花諸山重疊。更大室山・少林寺歷々入目。達磨面壁処、在其西山腹。風景絶佳。其西有一大山遠入眼者。中嶽廟与東嶽廟、比其規模（5—64）、殆不讓曲阜孔廟。老柏滿地。其間多建石碑。在登封県治城、東里許。県治城西北里許（5—65）、有嵩陽書院。広三四十于、長倍之。囲漢封柏。有十余宇。無人講學者。此係五代所創、及乾隆再興云。漢封柏一樹、囲十二三步。枝少枯。一樹二十三四歩、中空可容四五人。是為極古之物。然枝葉扶疎、枯枝不多。高不過五六丈、而横敷方五于。清鄭來詩有云、夏王入山曾瞻視、周公卜洛定撫摩。想見自今數百年、當不變色也。二樹下釘小板書曰、傷損漢封三柏者、可重処。不觀三柏。傍有五葉松合抱許者。蓋亦（5—66）漢人所植云。門前左建大石碑。唐天宝中所建。頌道士功德。西到十里鋪。又有一村。曰刑家鋪。其東北有大台寺。又其北有漚川寺。柏樹最多、鬱蒼可愛。自十里鋪過蓮花山下、自下窺之、峻絶髣髴嵩山。投宿郭家。此際路多石。余急歩足痛、不覺体勞。蓋欲一心探奇也。

- (1) この「此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2) 原文は「盤」に作るが文意より「盤」に改めた。
- (3) 原文は「大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太」に改めた。
- (4) 墨筆の「人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朱筆では意味をなさない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5) 原文は「盤」に作るが文意より「盤」に改めた。
- (6) 原文は「大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太」に改めた。
- (7) この「正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8) この「謂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9) 朱筆で「時」の上に「一」をおくが、意味をなさない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10) 原文は「淫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淫」に改めた。
- (11) 墨筆の「左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左曰」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12) 原文は「淫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淫」に改めた。
- (13) この「至此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14) 墨筆の「低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低」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15) 墨筆の「者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者」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16) 朱筆の「河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河」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17) この「十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18) この「曰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
- (19) この「踰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20) この「□」は墨筆では白抜きの部分である。
- (21) この「家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22) この「西行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23) この「丁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24) 原文は「鱗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鱗」に改めた。
- (25) 原文は「鱗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鱗」に改めた。
- (26) この「北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27) この「□」は墨筆では白抜きの部分である。
- (28) この「為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29) 原文は「鱗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鱗」に改めた。
- (30) 墨筆の「多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多」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31) 原文は「鱗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鱗」に改めた。
- (32) この「早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33) 原文は「鱗」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「鱗」に改めた。
- (34) この「然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35) この「問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36) この「有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37) この「次」は最初「度」と記されていたものが、さらに墨筆で行間に改め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38) 墨筆の「椿樹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椿樹」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。
- (39) 墨筆の「且城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且城」と重複するの

- で消去した。
- (40) この「広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41) この「之」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。
- (42) 墨筆の「山」は残っていたが、「山」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。

※ ありまたくや・徳島大学総合科学部・助教授

しんどうまさひろ・同志社大学文学部・助教授